走进大别山,走近许世友将军

金秋时节,借赴河南信阳参加慈善活 动的机会 我来到了仰望已久的位于大别 山腹地的革命老区新县。

大别山、新县、许世友 这些在中国革 命史上响当当的地名人名 在我心中除了 景仰之外 还有诸多神秘的感觉。

那天清晨 我们从信阳市区出发 抵达 新县已近中午。新县慈善总会的施业盛会 长早已在许世友将军故里迎候我们。先前 已得知 施会长的经历与我有许多相同 人 武部、政协、慈善。 因而 ,虽然是初识 ,竟如 久别重逢的老友般亲切。

我们谈笑着沿山道前行 眼前是一片 起伏的树林 瘦高的松林 翠柏散落在大小 山包之上 给大地披上了绿荫和生机。

据悉 此地属于大别山系万紫山的来 龙岭。一代名将许世友便生于此长于此, 如今又长眠在此 默默陪伴着他的父母和 乡亲们。

穿过一段林荫道 ,两边池塘的大部分 荷叶已是枯黄残败 仅有少量还挺着绿色 的身姿。一个不起眼的小广场尽头是一条 长长的白玉墙壁 "那幅国人熟知的领袖与 将军亲切谈话的照片被雕刻在正中央 ,两 侧众多的雕刻是许将军戎马一生的真实写 照。许世友将军因为当过和尚 身怀绝技 , 身经百战 使他成为共和国将军中颇为神 秘和耀眼的一位。

我们沿山间小道缓缓而上 翠柏林间 小门台两边的对联云:戎马英名垂青史, 孝母懿德写华章 ,短短十四个字,对将军 的生平功绩和品德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

山坡的一片松林中,正是许将军的墓 园。与他的英名相比 眼前的墓地稍显寒 酸 ,也就一百平方米大小 ,圆圆的墓穴用花 岗岩石头砌成 ,如一朵大蘑菇植根于大 地。小小的墓碑上镌刻着书法家范曾题写 的 许世友同志之墓 。上方为八一五星图 案,这是对共和国战将一生的褒奖。让人 惊诧不已的是墓地下方的墙根 堆满了数 以百计的茅台酒空瓶 ,空气中还弥漫着淡 淡的酒香。据悉 ,许世友将军战争年代以 打恶战不怕死闻名 ,1979年2月还以75岁 的高龄指挥了对越的自卫还击作战。和平 年代,许将军生活中又以生性耿直喝酒海 量闻名。因此 ,众多游客为表达对将军的 敬意 ,都会带着茅台酒前来瞻仰 ,久而久 之 墓地的空酒瓶就越来越多 形成难得一 见的 瓶山 。这一奇特的现象充分说明,

蒲扇是用蒲葵的叶子做的一种圆形

我手中的这把蒲扇已记不清是什么

扇子 白白的颜色 轻巧而耐用 过去的瑞

时候买来的,只记得上世纪80年代居住

在城东凤山巷时就有了 那里是县物资局

的单位自建房 ,我住的是底层西首 ,阴暗

潮湿 蚊子也多 在没有空调的年代里 蒲

住环境 ,从凤山巷搬迁到城南水心佳园的

27层 ,这把蒲扇在不经意中被带到了新

居。新居宽敞 窗多风大 又有空调 蒲扇

基本不用。四年前 ,老伴患病 ,又另购电

梯房 ,于是再次搬家 ,从水心佳园搬到现

在的沿江新村。这里旧名 二千六 ,由于

单元面积太小 ,我们几乎丢掉了所有的旧

家具 ,但这把旧蒲扇 ,不知为什么仍然伴

在床头的蒲扇 ,保姆看见了 ,便递过一把

今年夏天,天气炎热,我随手拿起放

我摇摇头,谢过她的好意,仍然继续

我的祖母手中就有这样一把白色的

祖母姓陈 瑞安东山人 有一双小巧的

随着一大堆书籍出现在我的卧室里。

摇着这把蒲扇 突然间想起许多往事。

蒲扇 ,蒲扇伴随着她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三寸金莲 ,十分引人注目。从留下的照片

看 她年轻时长得非常端庄秀气 嫁到俞家

的第二年 ,祖父便考中了省试第三名拔贡 ,

刚好这年 她又生一个男孩 这个贫寒的读

书之家双喜临门 ,大隐庐的邻居们都夸奖

海安古镇 ,借住在当地乡绅蒋馨山家大院

的西首院落。夏天的晚上 我们坐在院子

里乘凉 她一边摇着蒲扇 ,一边给我念童谣:

扇扇有凉风 ,日日在手中 ,年年五六

我那时才七八岁 这是我最早学会的

后来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证明了祖

抗战时 归寇侵占瑞安 我们避难塘下

她好福气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好运。

一首童谣 ﹐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母确实是个有福分的人。

老师 纸扇轻 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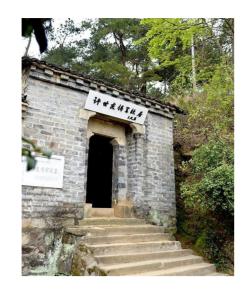
塑料纸扇说:

月 ,夜夜打蚊虫。

住了30多年后,我决定更换一下居

安人几乎家家都有一把。

扇自然是少不了的随手之物。



将军虽然早已离去 但他在人民心中的分 量还是沉甸甸的。

徜徉在墓前许久 我思绪万千 仿佛看 到许世友将军驰骋疆场 指挥千军万马英勇 杀敌的一幕幕图景 仿佛看到将军身着士兵 服装下连队与士兵们一起站岗训练的情 景。我们一行人列队向许将军三鞠躬。我 作为一名晚辈 作为一名曾经的士兵 向这 位老前辈、老将军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离将军墓地不远处 便是他的父母及 长子许光的墓地。许家三代人均长眠在这 小小的山坡之上。青山埋忠骨 故乡寄深 情。据悉,许世友将军生前曾专门向毛主 席报告 请求在自己百年之后回老家新具 土葬 陪伴父母 以弥补少小离家未能尽孝 的遗憾。毛主席欣然同意了这位爱将的请 求。1985年年底,许将军离世时,时任军 委主席邓小平批示:同意,下不为例。这在 全军的高级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来到许将军父母的墓前,这是一 座十分普通的石头墓 将军父亲许存仁 母 亲李氏,二位老人育有四子,许将军排第 三,分别取名许仕德、许仕胜、许仕友、许仕 盛。在参加革命队伍后,将军改名为许世 友 意为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官 而是为老百 姓打天下谋幸福。

我们走进了依山而建的将军故居 正 门是旧砖砌成一垛墙 狭窄的小门 极为普 通 进入房内 陈设更为简陋 寒酸 厢房里 两眼土灶台已是斑斑驳驳 除了一个黑色 的柴堆别无他物 隔壁的卧室里 仅有一张 破旧的木床和小衣柜 柜子的一扇门已破 损。可以想见 ,儿时的许世友将军与当年 千千万万的贫苦儿童一样 经历了多少的

在一旁的屋内 陈列着许多将军生前 的工作图片,有与周总理、徐向前元帅、李 先念主席等一起的 还有陪同西哈努克参 观南京中山陵的 其中还有一张许将军抱 着自己亲手种的大南瓜笑容灿烂的照片,

我在周总理给将军写的便信之前驻足 良久。世友同志 ,请你休息两天 ,好好将身 体检查一下,以便散会以后好去浙江。周 恩来21/6。据悉 这是1973年6月21日 周总理写的 字里行间 炮含着周总理对这 位老战友的一片深情,这种深情是在长期 的战斗岁月中凝结而成的。

在这里,我们还十分意外地见到将军 写的一首诗:娘儿秀才莫猖狂 三起三落理 不当。谁敢杀我诸葛亮 老子打他三百枪。 原来戎马一生的将军还能文能武 ,诗里表达 了对老首长邓小平同志的热爱和对 四人 帮的蔑视反映了他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

步出故居 ,一边的山道旁立着一块石 头 ,上书 孝母路 。原来 ,1958年 将军回 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百感交集,踏进家门 未见到慈爱的母亲 获悉母亲上山砍柴了 , 便急匆匆上山找母亲。当他见到日夜思念 的母亲背着柴草出现在眼前时 便扑通下 跪 说:儿子不孝 ,让您老人家受苦了。那 情那景 ,让随行人员无不动容 ,此后 ,这条 小山道 便被人们称之为 孝母路。

不觉时光已过了午后 ,我们一行人饥 肠辘辘 主人还陪我们匆匆走过有着中国 传统村落之称的田铺大塆 美丽的池塘、古 朴整洁的民宿、苍翠的林木、带着浓浓乡土 味的小街店铺,让人倍感温馨。

下午一点多 ,我们才有时间得以解决 肚子的问题 主人领我们走进农家乐 满桌 的饭菜喷着诱人的气味,虽然没有我们喜 食的海味 但老区人民的劳动成果 带着大 别山的气味 我们吃得特别香 特别爽。

临了,我们打开手机百度,查阅新县。 这里是红军的故乡 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 源地 刘邓大军千里攻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据施会长介绍 战争年代有五万多新 县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里是一片红

大别山 就是一座国人心中永远的丰 碑!再见了,大别山!

左邻右舍真可爱

谁都有邻居。邻居的品性,也不容我 们做主。幸好,我们遇到的邻居都还行,有 的邻居还很有特色。

最早的左邻右舍,是一对中年夫妇和 一对年轻夫妇。那对中年有一儿一女。我 儿子当时两三岁,被他家孩子当宠物。双 边关系不错 ,你到我家坐坐 ,我上你家玩 玩。我儿子是媒介,时常被抱了去,等玩腻 一来二去 ,就有了兄弟般的亲情。我

们有事要出去,孩子放在他家也放心。他 们年纪大,省俭些,我们淘汰的电饭锅啥 的 ,他们都端了去。问题出在我家装潢 ,当 时还盛行装铁笼子,我们也不能免俗。我 娘起夜时,发现窗下躲着个人,吓坏了,我 们赶紧安了铁窗。铁窗装在我家墙壁上, 他们却翻了脸,说挡了他家西晒。那妇人 探出窗户,边破口大骂,边伸手去扳铁窗。 我们忍让了,铁窗重新拆下做过。双方关 系冷淡下来。这感觉也延伸到孩子心上, 在楼梯口,我和他家俩小孩见面,他们跟触 电似的 眼光赶紧闪开。后来他们搬家 在 路上遇见,当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

那一对年轻夫妇 ,经常请了朋友到家 里 念念有词唱诗歌 来回都经过我家窗下 走廊。门口鞋子脱了半条走廊。来往的人 太多,他们听不见,铁门轰隆隆的,我们怕 吵到孩子睡觉 时时要出去帮忙开门 次数 多了 我们也懒得去开 给孩子堵了耳塞 随他们去砸门。结果他们进进出出 就顺 势把外铁门开着。有次我一位朋友来玩, 在门口脱了鞋子 过会儿起身要走时 新鞋 已不见踪影 ,最大可能是开着门 ,有人巡行 经过,顺手牵羊穿走了。我只好把自己的 鞋 先让他穿去 过天买双新鞋送上门。

我们的邻居 ,过段时间动员我们去聚 会。我们只笑笑。他们儿子喜欢吃汉堡, 喝可乐。我们看着他从很小个儿,逐渐发 展壮大,身体长到一百公斤,一米九高。后 来他们搬走了。前些日子,她办的美容院, 把一个客户的脸弄成紫酱色,被告到消费 委去,还要打官司,她可能无计可施了,想 起我来 托我找人帮忙解决。多少年没见 , 大家都老了。算是还了邻里情。

他们家搬走后 楼上的一户邻居 租了 他们的房间 给住家的学生当宿舍 雇了保 姆照顾孩子。那天正好来台风,风雨大 作。他们去看球赛。出门前,可能对保姆 不放心,把她锁在阳台上。没见过台风的 保姆吓坏了,捣着铁门求援我们。我们没 钥匙 打不开 ,电话又联系不上邻居 ,只好 到处求助朋友 终于找到他们当名校长的 哥哥 通知他们赶紧回家 打开铁门 把吓 懵的保姆放进家去。他后来说起,他哥大 发雷霆,说影响太坏了。其实我们也没恶 意。后来交往下来,发现他们人不错。这 属于人与人交往中,还没相互信任时的小

我们搬新家后,邻居更少了,但特色依 然。其中一户人家 老公很和气 天天乐呵 呵的。家里有两女儿,他老婆挺着大肚 皮。她经常到我家看装潢。看见我家窗明 几净 ,回家就发脾气。他家装潢委托给装 潢公司,传统风格,黑黑的浓浓的,主人没 建议也没监工,都是师傅说了算。 完工清 洁时,她看见我们辛苦地擦窗户,兴冲冲过 来说,其实很方便的,玻璃上有层纸,撕下 来就非常干净,擦都不用擦。我妻子在单 位操办过装潢 知道这个原理 就耐心告诉 她,那是隔热层,几十块钱一平方,撕掉太 可惜,室内温度会升高。她明白后,从此没 涉足我家半步。可能觉得丢脸伤面子了。

另外一户人家 是开店的 平时没什么 事情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连一颗螺丝钉 也 亲自买来给师傅,天天看着装潢师傅干活。 他们最注重的 是谁家装潢更快些 男人经 常到我家 看这个看那个 说没必要买这么 好的材料 反正住进来都一样 过几年房子 就卖了也说不定。他老早盯牢我家施工塑 料地毯 几次说完工后给他们。我们完事后 就达成他的心愿。他们也让木工帮我们忙 给了我们几枚铁钉。最好玩的是 他们家的 厨具是翠绿色的。电梯门一打开,马上看见 鲜艳夺目的翠绿色 很跳很天真 很好很可 爱 ,让人在疲惫之间轻松一笑。

写到这里 ,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 ,是楼 下一位新邻居 送来女儿的订婚喜糖 带来 了老宅院式的甜蜜温煦。

我的自考之路

数度搬迁,那几本自考书籍随着 长 途跋涉 ,至今仍在书房里占据着它们的 一席之地。微微晨风里 ,那本《现代汉语》 轻轻翻动着它泛黄的书页 ,封面早已落下 了岁月的点点斑痕。翻开扉页 赫然写着 二十几年前的日期。那一段尘封已久的 记忆就此徐徐掀开,重温了一趟 努力遇 见小确幸 的自考之路。

培根语:学习可以缩小与他人的差 距,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确乎如此 这是一个自学迸发能量的时代 哪怕是上 班族 边工作边自学 输入知识 ,也能实现 昔日的梦想。1997年 瑞安师范毕业的我 被分配到了家乡的一所村小里。不久后 我便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进修大军 却在函 授与自考二者之间徘徊纠结。前辈们纷 纷建议,大部分人会选择函授,此路门槛 相对较低,利用假期培训几年毫不费力, 科目考试又容易通过,文凭拿得轻松。我 瞬时心动了 这毫无异议是一条坦途。但 与此同时,又心生一份自责与内疚。彼时 家庭经济拮据 ,作为长女的我 ,已是家庭 经济的主力。这一笔函授的费用支出需 再三思量。二十周岁不到的我再次面临 人生的一次选择,不敢跟父母商量,忧他 们因此事为难 ,其实内心的天平已渐渐倾 向于自考。咬咬牙下定决心 ,从买第一本 自考书籍起 意味着踏上一条孤独艰难的 自考之路,不到达目的地,绝不气馁回 头。进修队伍中,同事们选函授的比比皆 是,择自考的却是屈指可数,这所没有围 墙的大学让不少人怯步。我从稀缺的人 力资源中问询考试相关事宜 ,得益于他们 耐心地带领我入门,并且一路解疑释疑。 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三番两次地跑到瑞安 县城自考办购书,能借到是再好不过了, 由此便少了一笔购书款的支出。有时为 了能够买到一套辅助教材,在酷暑里蒸着 桑拿,在漫长的队伍里被挤成了 猪油 渣 。但当手里捧着泛着墨香的资料册 , 其间即便有再多的波折都不言辛苦疲惫, 余下的只有乐不可支,仿佛大学专科的大 门正朝着我呼啦啦地敞开热情的怀抱。

精力旺盛的年纪,白天耕耘三尺讲 台 ,晚上挑灯夜读。当夜如一张博大而厚 重的帷幔从天而降 ,于是乎将高亢的蝉鸣 当作伴奏,在夜的静寂中埋于书堆题海 中,沙沙地舞动着笔尖,已将各种娱乐的 邀请抛之脑后。自考一路,菜鸟级别的我 蹒跚学步 ,在困惑迷茫时反思 ,在磕磕绊 渐渐领悟到人生的旅途就是不断学步和 寻路的过程。感谢那一段备考时光 ,磨去 了一个20岁姑娘内心的浮华与躁气 添加 了内在的一份静气与恬淡。

视情况偶尔会报一两门,有时也会心 贪,一口气报满四门,抱着拼一拼,闯一 闯 的心态。当时走自考路的同事 私底下 相互打气,彼此鼓励。虽然其中的小部分 人,后来中途 倒戈 转向了函授,留下一路 摸黑走到底的 ,终归是少数。犹如怪兽闯 关 随着一门门科目的通过 拿到一张张成 绩的通关卡,我总是喜不自禁。记得有一 回连报四门 ,大有碰运气的侥幸心态 ,成绩 在翘首期盼中等来 四门中两门六字头 ,一 门七字头 还有一门刷出历史新高 喜悦感 漫上心头 这无异于中了头彩 冷一向自卑 的我攒足了自信与勇气。随着手中的闯关 卡(成绩单)的堆叠,自信倍增,一鼓作气 过关斩将。每历经一门后,渐渐对考试摸 出了一些门道 积攒了一定的考试经验 ,也 在学习的过程中 转变自己的教学理念 提 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游刃有余地解决自己 工作中遇到的教学困惑。

自考一路,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最后一 门《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成绩擦着及格 线通过,有惊无险,令我心怵的是《现代科 学技术》须通过实践一关。动手能力弱爆 又怀有五个月身孕的我,苦兮兮地走在燠 热的浙师大金华校区 ,忐忑等待着命运齿 轮如何运转。果然如意料之内,短短几分 钟的操作,简直度秒如年,自我感觉糟糕 透顶 ,想到自考一路就此截断 ,不免悲从 心来。许是脸上的哀婉悲凉之色触动了 老师的心弦 ,当战战兢兢接过成绩单 ,瞟 到上面 及格 二字时 突然觉得自己就是 一个幸运儿,幸福的小鸟张开羽翼,飞进 了我的心房。最后一关 小确幸通过。我 想以后的日月流年里,一定会记得这条与 众不同的路,存着让我回忆的晨昏午后。 它默默如一盏灯 照亮岁月里的颓靡和晦 暗;它静静如储物盒,收藏一段奋进难忘 历经流年 用十几门科目的成绩单换

到了那本火红炙热的毕业证书,一种难掩 的喜悦与成就感充涨着整个胸腔。自考 一路 ,坎坷波折 ,自悟一点 :努力奋斗才是 生活常态,越努力只会越幸运,当努力遇 见 小确幸 那些都是岁月给你的嘉奖。

活到老 学到老 常学常新 在延迟退 休的时代,在超老龄化社会中,让学习成 为我们人生的保鲜剂!

蒲扇情结



州的部分日寇突然流窜到海安 眼看躲避 不及 祖父母决定留在家中不走。祖父和 她分别坐在堂前的椅子上 祖父手中拿着 一本线装书 ,祖母手里握着一串念珠 ,口 里不停地念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几 个身背三八大盖的日本兵 踩着 咣当、咣 当 作响的大皮靴 ,从前屋出来 ,穿过院 子,径直向我家走来。经过我们面前时, 稍许停顿一下 ,用手比划闭着的房门 ,我 灵机一动,上去把房门打开。往回走时, 低头看见晃动着的枪托随着大皮靴越过 门槛进了屋子。接着,这些日本兵便翻箱 倒笼 拉开所有的抽屉 将钞票、金银首饰 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 自始至终对我们祖孙三人没有再看一眼。

当时 我年小不知道害怕 自告奋勇留 在祖父母的身边 ,目睹这一幕的全过程 ,一 些细节在我的脑海里烙下极为深刻的印 象。这件逢凶化吉的奇事 也一直在我幼小 的脑子里留下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

祖母一生笃信佛教 ,乐善好施 , 文 革 动乱中 ,因为缺医少药 ,不幸双目失 明。1974年,祖父郁郁去世。半年后,她 也与世长辞 淳年九十三岁。人们都说有 福气的人长寿 ,是福报。我猜想 ,如果不 是 文革 她也许会活得更久。

我母亲手里也有这样一把蒲扇 不过 又大又破 ,是她生煤球炉用的主要工具。 那时候 国家有困难 什么都是计划供应, 粮票、布票、糖票、油票、酒票、豆腐票、煤球 抽屉里放了一大堆。城外附近山上

担柴从几毛钱涨到一块多 ,一般人家烧不 起 煤球是家庭的唯一能源 家家户户大清 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煤球炉子。

在可以手提的煤球炉子前面 ,先在炉子里 塞进几块准备好的木炭或几把废木屑、废 纸之类的引火物 ,点着火后 ,马上放上七 八颗手捏的小煤球或者一个机器加工的 大煤饼 然后用大蒲扇对准炉子下面的进 风口,使劲地扇呀扇,直扇到火光腾空而 起,浓烟刹时就弥漫了整个屋子。于是, 我们在睡梦中被煤烟呛醒 听见母亲在外 屋剧烈咳嗽的声音。大约再过十几分钟, 屋子里的烟雾渐渐消失,母亲这才放下手

我的母亲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 粗通 文墨 ,但由于外婆去世得早 ,很早就挑起 了家庭重担 练就一手麻利的家务活。她 嫁给父亲后,父亲长期在外面工作,她又 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上要侍奉公 婆,下要抚养儿女,操持家务。安排一家 人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她会种菜种苎, 纺棉搓绳,养鸡养鸭,甚至还学会了养 猪。记得在海安的那几年,她曾经养过一 头大肥猪,到了宰杀的那天,可热闹了。 她选了许多上好的肉块分送给四周邻舍, 说是感谢大家这两年来的收留和帮衬。

天过去 年复一年 直到我们长大 成家立 业。母亲终于渐渐变老了,做不动家务 了,这把大而破的蒲扇便交到了我妻子的 手中,妻子继续用它来生煤球炉子,直到 有了煤气罐。在最后一次使用煤球炉时, 我把蒲扇卷成一团,塞进炉子里烧了,从 此,告别了中国人的煤球炉时代。

母亲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一个人 ,她蹲

中的蒲扇 回到里屋 做起了其他家务活。

日子就在这充满煤气的烟雾中一天

后来,总觉得手头像少了点什么,再 说 ,老房子里蚊子多 ,离开蒲扇就没法写 作 便又专门到杂货铺上补买一把新蒲扇, 扇上有一圈麦秸秆编织的花边 ,呈淡金色 , 比扇煤球炉的那把要小巧、漂亮得多。

哦 ,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把 ,虽然也 已经用旧了,有些黄了,却仍然轻巧好使, 坐在电脑前一边敲打键盘,一边摇着蒲 扇 摇着 摇着 不知不觉一篇文字就出来

那是避居海安的第三年 ,有一天 ,温 的树早就被砍光了,远看光秃秃一片。一 了 ,也算是老有所乐吧。 绊中自省,在失利中汲取教训总结方法,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 218号 邮编: 325299 电话:(0577) 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8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